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八十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八十回　美香菱屈受貪夫棒　王道士胡謅妬婦方

下一回▶

話說金桂　　了，將脖項一扭，嘴唇一撇，鼻孔裡「哧哧」兩聲，冷笑道：「菱角花開，誰見香來？若是菱角香了，正經那些香花放在那裡？可是不通之極！」香菱道：「不獨菱花香，就連荷葉蓮蓬，都是有一股清香的。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，若靜日靜夜，或清早半夜，細領畧了去，那一股清香比是花都好聞呢。就連菱角、雞頭、葦葉、蘆根，得了風露，那一股清香，也是令人心神　　快的。」金桂道：「依你說，這蘭花桂花，倒香的不好了？」香菱說到熱鬧頭上，忘了忌諱，便接口道：「蘭花桂花的香，又非別的香可比。」一句未完，金桂的丫嬛名喚寶蟾的，忙指着香菱的臉說道：「你可要死！你怎麼叫起姑娘的名字來！」香菱猛省了，反不好意思，忙陪笑說：「一時順了嘴，奶奶別計較。」金桂笑道：「這有什麼，你也太小心了。但只是我想這個『香』字到底不妥，意思要換一個字，不知你服不服？」香菱笑道：「奶奶說那裡話，此刻連我一身一體俱是奶奶的，何得換一個名字反問我服不服，叫我如何當得起！奶奶說那一個字好，就用那一個。」金桂冷笑道：「你雖說得是，只怕姑娘多心。」香菱笑道：「奶奶原來不知，當日買了我時，原是老太太使喚的，故此姑娘起了這個名字。後来伏侍了爺，就與姑娘無涉了。如今又有了奶奶，益發不與姑娘相干。且姑娘又是極明白的人，如何惱得這些呢。」金桂道：「既這樣說，『香』字竟不如『秋』字妥當。菱角菱花皆盛于秋，豈不比香字有来歷些。」香菱笑道：「就依奶奶這樣罷了。」自此後遂改了「秋」字，寶釵亦不在意。

只因薛蟠是天性「得隴望蜀」的，如今娶了金桂，又見金桂的丫頭寶蟾有三分姿色，舉止輕浮可愛，便時常要茶要水的，故意撩逗他。寶蟾雖亦解事，只是怕金桂，不敢造次，且看金桂的眼色。金桂亦覺察其意，想著：「正要擺佈香菱，無處尋　　，如今他既看上寶蟾，我且捨出寶蟾與他，他一定就和香菱踈遠了。我再乘他踈遠之時，擺佈了香菱。那時寶蟾原是我的人，也就好處了。」打定了主意，俟機而發。

這日，薛蟠晚間微醺，又命寶蟾倒茶來吃。薛蟠接碗時，故意捏他的手。寶蟾又喬粧躲閃，連忙縮手。兩下失悞，「豁啷」一聲，茶碗落地，潑了一身一地的茶。薛蟠不好意思，佯說寶蟾不好生拿着。寶蟾說：「姑爺不好生接。」金桂冷笑道：「兩個人的腔調兒都彀使的了。別打諒誰是傻子。」薛蟠低頭微笑不語，寶蟾紅了臉出去。一時，安歇之時，金桂便故意的攆薛蟠別處去睡：「省的得了饞癆是的。」薛蟠只是笑。金桂道：「要做什麽和我說，別偷偷摸摸的，不中用。」薛蟠聽了，仗着酒蓋臉，就勢跪在被上，拉着金桂笑道：「好姐姐，你若把寶蟾賞了我，你要怎樣，就怎樣。你要活人腦子，也弄來給你。」金桂笑道：「這話好不通。你愛誰，說明了，就　　在房裡，省得別人看着不雅。我可要什麽呢！」薛蟠得了這話，喜的稱謝不盡，是夜曲盡丈夫之道，竭力奉承金桂。次日也不出門，只在家中厮鬧，越發放大了胆了。

至午後，金桂故意出去，讓個空兒與他二人，薛蟠便拉拉扯扯的起来。寶蟾心裡也知八九了，也就半推半就，正要入港。誰知金桂是有心等候的，料着在難分之際，便叫小丫頭小捨兒過来。原來這小丫頭也是金桂在家從小使喚的，因他自小父母雙亡，無人看　　，便大家叫他做小捨兒，專做些粗活。金桂如今有意，獨喚他來吩咐道：「你去告訴秋菱，到我屋裡，將我的絹子取来，不必說我說的。」小捨兒聽了，一逕去尋着秋菱，說：「菱姑娘，奶奶的絹子忘記在屋裡了，你去取了來，送上去，豈不好？」

秋菱正因金桂近日每每的挫折他，不知何意，百般竭力挽回，　　了這話，忙往房裡來取，不防正遇見他二人推就之際，一頭撞了進去，自己倒羞的耳面通紅，轉身　　避不及。薛蟠自爲是過了明路的，除了金桂，無人可怕，所以連門也不掩。這會秋菱撞來，故雖不十分在意。無奈寶蟾素日最是說嚼要强的，今既遇了秋菱，便恨無地可入，忙推開薛蟠，一逕跑了，口内還怨恨不絶說他强姦力逼。薛蟠好容易哄得上手，却被秋菱打散，不免一腔的興頭，變做了一腔的惡怒，都在秋菱身上，不容分說，赶出来，啐了兩口，罵道：「死娼婦！你這會子做什麽來撞屍遊魂？」秋菱料事不好，三步兩步，早已跑了。薛蟠再來找寶蟾，已無踪跡了。于是只恨得罵秋菱。至晚飯後，已吃得醺醺然，洗澡時，不

防水略熱了些，燙了脚，便說秋菱有意害他，他赤条精光赶着秋菱踢打了兩下。秋菱雖未受過這氣苦，既到了此時，也說不得了，只好自悲自怨，各自走開。

彼時金桂已暗和寶蟾說明，今夜令薛蟠在秋菱房中去成親，命秋菱過來陪自己安　　。先是秋菱不肯，金桂說他嫌　　了，再必是圖安逸，怕夜裡勞動伏侍。又罵說：「你没見世面的主子，見一個愛一個，把我的霸佔了去，又不叫你來，到底是什麽主意？想必是逼死我就罷了。」薛蟠聽了這話，又怕鬧黃了寶蟾之事，忙又赶來罵秋菱：「不識抬舉！再不去就要打了。」秋菱無奈，只得抱了鋪盖來，金桂命他在地下鋪着睡，秋菱只得依命。剛　　下，便叫倒茶，一時又要搥腿，如是者，一夜七八次，總不使其安逸穩卧片時。那薛蟠得了寶蟾，如獲珍寶，一槩都置之不顧。恨得金桂暗暗的發恨道：「且叫你樂幾天，等我慢慢的擺佈了他，那時可别怨我！」一面隱忍，一面設計擺佈秋菱。

半月光景，忽又粧起病来，只說心痛難忍，四肢不能轉動，療治不效。衆人都說是秋菱氣的。鬧了兩天，忽又從金桂枕頭内抖出個紙人來，上面寫着金桂的年庚八字，有五根針釘在心窩並肋肢骨縫等處。於是衆人當作新聞，先報與薛姨媽。薛姨媽先忙手忙脚的，薛蟠自然更亂起來，立刻要拷打衆人。金桂道：「何必　　枉衆人？大約是寶蟾的鎮魔法兒。」薛蟠道：「他這些時並没多空兒在你房裡，何苦賴好人？」金桂冷笑道：「除了他還有誰，莫不是我自己害自己不成！雖有别人，如何敢進我的房呢？」薛蟠道：「秋菱如今是天天跟着你，他自然知道，先拷問他就知道了。」金桂冷笑道：「拷問誰，誰肯認？依我說，竟粧個不知道，大家丢開手罷了。横　　治死我，也没什麽要　　，樂得再娶好的。若據良心上說，左不是你三個多嫌我！」一面說着，一面痛哭起来。

薛蟠更被這些話激怒，順手抓起一根門閂來，一逕搶步，找着秋菱，不容分說，便劈頭劈臉渾身打起来，一口只咬定是秋菱所施。秋菱叫屈，薛姨媽跑來禁喝道：「不問明白就打起人來了。這丫頭伏侍這幾年，那一年不小心？他豈肯如今做這没良心的事！你且問個清渾皂白，再動粗鹵。」金桂聽見他婆婆如此說，怕薛蟠心軟意活了，便發聲喪氣大哭起來，說：「這半個多月，把我的寶蟾霸佔了去，不容進我的房，惟有秋菱跟着我睡。我要拷問寶蟾，你又護在頭裡，你這會子又賭氣打他去。治死我，再揀富貴的標緻的娶來就是了，何苦做出這些把戲來！」薛蟠　　了這些話，越發着了急。薛姨媽聽見金桂句句挾制着兒子，百般惡賴的樣子，十分可恨。無奈兒子偏不硬氣，已是被他挾制軟慣了。如今又勾搭上丫頭，被他說霸佔了去，自己還要占温柔讓夫之禮。這魘魔法究竟不知誰做的？正是俗語說的好，「清官難斷家務事」，此時正是公婆難斷床幃的事了。因無法，只得賭氣喝薛蟠，說：「不争氣的孽障，狗也比你體面些！誰知你三不知的把

陪房丫頭也摸索上了，叫老婆說霸佔了丫頭，什麼臉出去見人！也不知誰使的法子，也不問清就打人。我知道你是個得新　　舊的東西，白辜負了當日的心。他既不好，你也不許打。我卽刻叫人牙子来賣了他，你就心净了。」說着，又命秋菱：「收捨了東西，跟我来。」一面叫人：「去，快叫個人牙子來，多少賣幾兩銀子，拔去肉中刺、眼中釘，大家過太平日子。」

薛蟠見母親動了氣，早已低了頭。金桂　　了這話，便隔着牕子，往外哭道：「你老人家只管賣人，不必說着一個、拉着一個的。我們狠是那吃醋拈酸容不得下人的不成？怎麼『拔去肉中刺、眼中釘』？是誰的釘，誰的刺？但凡多嫌着他，也不肯把我的丫嬛也收在房裡了。」薛姨媽　　說，氣得身戰氣咽，道：「這是誰家的規矩？婆婆在這裡說話，媳婦隔着窻子拌嘴。　　你是舊人家的女兒！滿嘴裡大呼小喊，說的是什麼！」薛蟠急得跺脚，說：「罷喲，罷喲！看人家聽見笑話。」金桂意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越發喊起來了，說：「我不怕人笑話！你的小老婆治害我，我倒怕人笑話了？再不然，留下他，賣了我！誰還不知道薛家有錢，行動拿錢墊人。又有好親戚，挾制着別人。你不趁早施爲，還等什麼？嫌我不好，誰叫你們瞎了眼，三求四告的，跑了我們家做什麼去了！」一面哭喊，一面自己拍打。薛蟠急得說又不好，勸又不好，打又不好，央告又不好，只是出入嗳聲嘆氣，抱怨說：「運氣不好。」

當下薛姨媽被寶釵勸進去了，只命人來賣香菱。寶釵笑道：「咱們家只知買人，並不知賣人之說，媽媽可是氣糊　　了。倘或叫人聽見，豈不笑話。哥哥嫂子嫌他不好，留着我使喚，我正也没人呢。」薛姨媽道：「留下他還是惹氣，不如打發了他干净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他跟着我也是一樣，橫豎不叫他到前頭去。從此斷絶了他那裡，也與賣了的一樣。」香菱早已跑到薛姨媽跟前，痛哭哀求，不願出去，情愿跟姑娘。薛姨媽只得罷了。

自此，後來香菱果跟隨寶釵去了，把前面路逕竟自斷絶。雖然如此，終不免對月傷悲，挑燈自嘆。雖然在薛蟠房中幾年，皆因血分中有病，是以並無胎孕。今復加以氣怒傷肝，内外折挫不堪，竟釀成干血之症，日漸羸瘦，飲食懶進，請醫服藥不效。那時金桂又吵鬧了數次。薛蟠有時仗着酒胆，挺撞過兩次，持棍欲打，那金桂便遞身叫打。這裡持刀欲殺時，便伸着脖項。薛蟠也寔不能下手，只得亂了一陣罷了。如今已成習慣自然，反使金桂越長威風，又漸次辱嗔寶蟾。寶蟾比不得香菱，最是個烈火干柴，既和薛蟠情投意合，便把金桂放在腦後。近見金桂又作踐他，他便不肯低服半點。先是一冲一撞的拌嘴。後来金桂氣急，甚至於罵，再至于打。他雖不敢還手，便也撒潑打滚，尋死覓活，晝則刀剪，夜則繩索，無所不鬧。薛蟠一身難以兩顧，惟徘徊觀望，十分鬧得無法，便

出門躲着。金桂不發作性氣，有時歡喜，便糾聚人來閧牌擲骰行樂。又生平最喜啃骨頭，每日務要殺雞鴨，將肉賞人吃，只單是油炸的焦骨頭下酒。吃得不耐煩，便肆行海罵，說：「有別的忘八粉頭樂的，我爲什麼不樂！」薛家母女揔不去理他，惟暗裡落泪。薛蟠亦無別法，惟悔恨不該娶這「攪家精」，都是一時没了主意。於是寧榮二府之人，上上下下，無有不知，無有不嘆者。

此時寶玉已過了百日，出門行走，亦曾過來，見過金桂，「舉止形容，也不怪厲，一般是鮮花嫩柳，與衆姊妹不差上下，焉得這等情性？可爲奇事。」因此心中納悶。這日，與王夫人請安去，又正遇見　　春奶娘來家請安，說起孫紹祖甚屬不端：「姑娘惟有背地裡淌眼泪，只要接了來家，散蕩兩日。」王夫人因說：「我正要這兩日接他去，只是七事八事的，都不遂心，所以就忘了。前日寶玉去了，回来也曾說過的。明日是個好日子，就接他去。」正說時，賈母打發人來找寶玉，說：「明兒一早往天齊廟還愿去。」寶玉如今巴不得各處去逛逛，聽見如此，喜的一夜不曾合眼。

次日一早，梳洗穿戴已　　，隨了兩三個老嬤嬤，坐車出西城門外天齊廟燒香還愿。這廟裡已於昨日預備停妥的。寶玉天性怯懦，不敢近猙獰神鬼之像，是以忙忙的焚過紙馬錢粮，便退至道院歇息。一時吃飯　　，衆嬤嬤和李貴等圍隨寶玉到各處頑耍了一回，寶玉困倦，復回至净室安歇。衆嬤嬤生恐他睡着了，他請了當家的老王道士來陪他說話兒。這老道士專在江湖上賣藥，弄些海上方治病射利，廟外現掛着招牌，丸散膏藥，色色俱備。亦長在寧榮二府走動慣熟，都與他起了個混號，喚他做「王一貼」：言他膏藥靈驗，一貼病除。當下王一貼進來。寶玉正歪在炕上想睡，看見王一貼進来，笑道：「來得好。王師父你極會說笑話兒的，說一個與我們大家　　聽。」王一貼笑道：「正是呢，哥兒別　　，仔細肚子裡麵觔作怪。」說着，滿屋裡的都笑了。

寶玉也笑著起身整衣。王一貼命徒弟們：「快沏好茶來。」焙茗道：「我們爺不吃你的茶，坐在這屋裡　　嫌膏藥氣息呢。」王一貼笑道：「不當家花拉的，膏藥從不拿進屋裡來的。知道二爺今日必来，三五日頭裡就拿香薰的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可是呢，天天只見你的膏藥好，到底治什麽病？」王一貼道：「若問我的膏藥，說來話長，其中細底，一言難盡：共藥一百二十味，君臣相際，温凉兼用。内則調元補氣，養榮衛，開胃口，寧神定魄，去寒去暑，化食化痰。外則和血脉，舒筋絡，去死生新，去風散毒。其效如神，貼過便知。」寶玉道：「我不信一張膏藥就治這些病，我且問你，倒有一種病，也貼得好麽？」王一貼道：「百病千灾無不立效。若不效，二爺只　　揪鬍子，打我這老臉，拆我這廟，何如？只說出病源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猜，若猜得着，便貼得好了。」王一

貼聽了，尋思一會，笑道：「這倒難猜，只怕膏藥有些不美了。」寶玉命他坐在身邊，王一貼心動，便笑着悄悄的說道：「我可猜着了！想是二爺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，要滋助的藥，可是不是？」話猶未完，焙茗先喝道：「該死，打嘴！」寶玉猶未解，忙問：「他說什麼？」焙茗道：「信他胡說！」唬得王一貼不等再問，只說：「二爺明說了罷。」

寶玉道：「我問你，可有貼女人的妬病的方子没有？」王一貼聽了，拍手笑道：「這可罷了，不但說没有方子，就是　　也没有聽見過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樣還算不得什麼。」王一貼又忙道：「這貼妬的膏藥到没經過，有一種湯藥，或者可醫，只是慢些兒，不能立刻見效的。」寶玉道：「什麼湯，怎麼吃法？」王一貼道：「這叫做『療妬湯』：用極好的秋梨一個，二錢氷糖，一錢陳皮，水三碗，梨熟爲度。每日清晨吃這一個梨，吃來吃去就好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這也不值什麼。只怕未必見效。」王一貼道：「一劑不效，吃十劑。今日不效，明日再吃。今年不效，明年再吃。橫竪這三味藥都是順肺開胃不傷人的，甜絲絲的，又止咳　　，又好吃。吃過一百歲，人橫　　是要死的，　　了還妬什麼！那時就見效了。」說着，寶玉焙茗都大笑不止，罵「油嘴的牛頭。」王一貼道：「不過是閑着解午盹罷了，有什麼關係。說笑了你們就值錢。告訴你們說：連膏藥也是假的。我有真藥，我　　吃了做神仙呢。有真的跑到這裡来混？」正說着，吉時已到，請寶玉出去奠酒，焚化錢糧散福。功課完　　，寶玉方進城囘家。

那時迎春已來家好半日，孫家婆娘媳婦等人已待晚飯，打發囘家去了。迎春方哭哭啼啼，在王夫人房中訴委屈，說孫紹祖「一味好色，好賭　　酒，家中所有的媳婦丫頭，將及淫遍。略勸過兩三次，便罵我是『醋汁子老婆擰出来的』。又說老爺曾收着五千銀子，不該使了他的。如今他來要了兩三次不得，便指着我的臉說道：『你別和我充夫人娘子，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銀子，把你準折賣給我的。好不好，打你一頓，攆到下房裡睡去！當日有你爺爺在時，希奠上我們的富貴，赶着相與的。論理，我和你父親是一輩，如今壓着我的頭，晚了一輩，不該做了這門親，倒没的叫人看着赶勢利似的。』」一行說，一行哭得嗚嗚咽咽，連王夫人並衆姊妹無不落泪。王夫人只得用言解勸，說：「已是遇見不曉事的人，可怎麼樣呢。想當日你叔叔也曾勸過大老爺，不叫做這門親的。大老爺執意不　　，一心情愿，到底做不好了。我的兒！這也是你的命。」迎春哭道：「我不信我的命就這麼苦！從小兒没有娘，幸而過嬸娘這邊來，過了幾年淨心日子，如今偏又是這麼個結果！」

王夫人一面勸，一面問他隨意要在那裡安歇。迎春道：「乍乍的離了姊妹們，只是眠思

夢想。二則還記掛着我的屋子，還得在園裡住得三五天，死也甘心了。不知下次還可得住不得住了呢！」王夫人忙勸道：「快休亂說。年輕的夫妻們，鬥牙鬥齒，也是泛泛人的常事，何必說這些喪話。」仍命人忙忙的收什紫菱洲房屋，命姊妹們陪伴着解釋。又吩咐寶玉：「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些風聲，倘或老太太知道了這些事，都是你說的。」寶玉唯唯的　　命。迎春是夕仍在舊舘安歇，衆姊妹丫嬛等，更加親熱異常。

一連住了三日，纔往邢夫人那邊去，先辭過賈母及王夫人，然後與衆姊妹分別，各皆悲傷不捨，還是王夫人薛姨媽等安慰勸釋，方止住了，過那邉去。又在邢夫人處住了兩日，就有孫家的人来接去，　　春雖不愿去，無奈孫紹祖之惡，免强忍情，作辞去了。邢夫人本不在意，也不問其夫妻和睦、家務煩難，只面情塞責而已。要知後事，下回分解。